



蓝色东欧  
第2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 我的疯狂世纪

(第一部)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刘宏 /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Ivan Klima

# 我的疯狂世纪

(第一部)

*Ivan Klima*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刘宏 /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疯狂世纪. 第1部 / (捷克) 克里玛著 ; 刘宏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11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2辑)  
ISBN 978-7-5360-7342-5

I. ①我… II. ①克… ②刘… III. ①散文集—捷克  
—现代 IV. ①I5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6635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1—086 号

MY CRAZY CENTURY

IVAN KLÍMA

Copyright: © Ivan Klima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肖建国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责任编辑: 李倩倩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陈诗泳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K VISION

---

书 名 我的疯狂世纪 (第1部)  
WO DE FENG KUANG SHI JI (DI YI B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3.375 2插页

字 数 380,000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

本书中文专有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支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sup>①</sup>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



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 在疯狂世纪里的跋涉

---

(中译本前言)

刘宏

《我的疯狂世纪》是捷克作家克里玛的回忆录。整部作品历时五年完成，作者本人对它非常看重。《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分二〇〇九年在捷克出版，立刻引起广泛关注，次年摘得恰佩克文学奖。

作者的回忆从童年时代开始：美好的童年梦境随着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破灭，作为犹太人，克里玛一家被关进集中营，童年记忆和饥饿、恐惧、死亡纠缠在一起。四年后，苏联红军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强烈复仇欲望的支配下，几千名无辜的德国人又沦为了“正义”的牺牲品。解放后的捷克看似迎来了新社会：大型企业、矿山、银行实行国有化，劳动人民热情高涨。但其中却又暗流涌动：一些人莫名被扣上“叛国”、“间谍”的罪名，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离奇

坠楼身亡……一九四八年二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部长辞职，捷克共产党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了政权，这就是著名的“二月事件”。至此，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四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实验”。在克里玛笔下，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却随着国家命运的跌宕而起伏。正义与非正义，罪恶与惩罚，自由与压迫，爱与恨，复仇与宽恕，在表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细细读来，叙事之中没有激昂的文字，作者只是以平静的口吻讲述着一切，但看似不经意的字里行间却使人受到深深的震撼。比如作者对集中营生活的回忆：“我们也玩躲避球的游戏，我们还偷东西：有时候是煤，偶尔从地窖里偷些土豆（这非常危险）。一次我们闯进仓库，偷了一整箱逝者留下的充满伤感的遗物，其中最特别的是一双登山鞋。”用不着再多的描写，我们也能想见，那曾经是多么鲜活的生命！因为翻译这部作品的关系，二〇一三年夏在捷克期间我特意去了泰雷津，这所破败的城市今天的盛名正是缘于它二战期间曾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犹太人集中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克里玛的照片也被摆放在展厅里。驻足在一排受害儿童遗留的洋娃娃前，脑海里浮现出克里玛的文字，虽是盛夏，却感到了深深的寒意……

当然，克里玛也不乏捷克式的幽默，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次我都不禁笑出了声，笑过之后又沉思良久。如作者回忆在《花》编辑部工作时，曾跑步上班：“我跑到编辑部后，洗个澡，再穿好衣服，然后开始工作。我的举动没得到编辑部领导的理解。大约三个礼拜后，副主编打来电话，说要和我谈谈。他对于我个人没有任何意见，但我必须意识到，我处处代表着杂志社和它的发行人。每天成千上万人看到我穿着短裤，挎着公文包满布拉格飞奔，是不合适的。如果有人认出我来怎么办？他们就会说，编辑部雇了一个疯子，穷得叮当响，连车票都买不起。我上班途中能否表现得像个正常人，完全取决于我自己，可以选择步行或乘坐无轨电车。”寥寥几句，编辑部领导古板、僵化的形象跃然纸上，读完使人不由会心一笑。但克里玛的

幽默是那样冷静、收敛，又夹杂着一丝丝无奈，时而还有些许苦涩。这大概就是捷克人的幽默吧。

然而，这种淡然幽默的行文风格在每章节之后的评论中被彻底颠覆。无论是《极限》、《思想杀手》，还是《报复》、《乌托邦》，乃至《赢家和输家》、《知识分子的背叛》都犀利而直截了当，对于过往的种种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颇显厚重。而这些评论也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最感吃力和困难的地方，其中涉及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等等。顺着作者的回忆，我们读着他的故事，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漫步在历史的一幕幕场景下，感受捷克——这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国家，在夹缝中的屈辱与挣扎、反抗与妥协……

二〇一三年夏天，我在布拉格逗留期间，专程去拜访了克里玛先生。彼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尽管不修边幅，头发花白，但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这是一个有棱角、有思想的长者。在交谈中，他告诉我，一九六八年苏联坦克进入的时候，他正在英国，夫人和儿子碰巧在以色列，女儿和祖父母在布拉格，于是他与夫人及儿子在维也纳会合，然后一起回到布拉格。“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回去，您不是一直追求自由地创作吗？”克里玛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接着说，一九七〇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请他去做访问学者，他的家人也和他一起来到美国。访问到期后，克里玛收到美国多所学校的教职邀请。此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局势十分紧张，他的朋友均劝他不要再回去，但他又坚持回国，随即失去了工作。我的表情向他透露了我的不解。“因为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在这个时候，和自己的民族在一起是最好的选择，这完全不是民族主义。这和很多情况联系在一起，我那个时候三十九岁，已近中年，要考虑很多实际问题，包括语言、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等。”他顿了顿，接着说，“对于作家而言，流放是一种致命的决定，因为你失去了和自己语言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这就意味着写作生涯的死亡。所以，我回来了，按照文学评论家的观点，那段时间，我写出了我最好的作

品，就是回来之后的二十年。我相信，如果当时没有回来，我不会写出那些东西。”

我突然想起，捷克人认为，克里玛是一个始终“在场”的作家。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始终不缺席，才有了今天的《我的疯狂世纪》——拿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

终于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翻译，在此，我必须感谢“蓝色东欧”丛书主编高兴老师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感谢花城出版社朱燕玲、李倩倩两位编辑的辛勤工作，感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捷克语专家梁凯博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的无私帮助，感谢我的同事莫莉女士，她为这部书的翻译也付出很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于北京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高兴  | ／ 1 |
| 在疯狂世纪里的跋涉（中译本前言）／刘宏 | ／ 1 |

|      |       |
|------|-------|
| 第一章  | ／ 1   |
| 第二章  | ／ 32  |
| 第三章  | ／ 49  |
| 第四章  | ／ 69  |
| 第五章  | ／ 88  |
| 第六章  | ／ 102 |
| 第七章  | ／ 112 |
| 第八章  | ／ 139 |
| 第九章  | ／ 163 |
| 第十章  | ／ 189 |
| 第十一章 | ／ 215 |
| 第十二章 | ／ 247 |
| 第十三章 | ／ 282 |
| 第十四章 | ／ 311 |
| 第十五章 | ／ 340 |
| 第十六章 | ／ 365 |



## 第一章

保留在我记忆中最初的回忆，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妈妈带我到维索场<sup>①</sup>去买东西，让我提醒她，记得给爸爸买份报纸。这对我是如此重要的任务，以至于到今天我都铭记。可报纸的名字我却完全没有印象了。等我稍大一些，能够阅读时，发现家里有《人民报》、《国家政治》（数量很少），而不是《红色权利报》<sup>②</sup> 或《人民权利报》。至于父母投票给谁，我不关心。我算是个幸运的孩子，不用挨饿，有人疼爱。

七岁之前，我和家人一直住在山坡上一栋孤零零的别墅中，这儿连接着从维索场<sup>③</sup>到科贝尔的马路。我家上面只有一家旅店，我们的下面是另一栋别墅。旅店是最有趣的地方，卡车司机和马车车夫都在这儿歇脚。车夫们在进入嘈杂的酒吧前（我被禁止涉足），会给他们的牲口拎桶水，加袋饲料。冬季结束时，酒吧里会搬进一些巨大的冰块，仿佛变成冰窖。从一月开始刮起凛冽的寒风，世界变成美丽的半透明白色。我站在一边，悄悄地窥视被禁止进入的酒吧，那里烟雾缭

---

① 布拉格街区名。

② 捷克共产党的机关报，1920 年创刊，初名《人民权利报》。

③ 地名，位于布拉格 10 区，在市中心的东南，是今天布拉格最古老的街区之一。

绕，不时飘出香肠加热的香味。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三栋别墅房主的名字，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因为我再也没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见过面。当时的成年人现在早已不在人世。威尔达，那个比我只小一点儿的男孩，当时住在我家下面的别墅里，死于肺炎。在那个年代，肺炎是会死人的。他跑得浑身发热，喝冰冷的水，就得了这可怕的疾病。妈妈常以此警告我。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我记得自己是那样震惊：一个人一直存在，突然消失了并且再也不会出现。而造成这一切只是因为他跑得发热时喝了冰冷的水。我也开始在自己身上观察和寻找恶性疾病的迹象，在喝水前密切注意自己的状况。但在我那个年纪，还是很快就淡忘了那场奇怪的死亡。后来爸爸也得了同样的病，可他既没跑得浑身发热，也没喝冰冷的水。他发起高烧，牙齿直打寒战。祖母来了，紧跟着皮费佛尔大夫也来了。我早听说这位大夫是个好人，半夜去给穷人治病，不收一分钱。大人不让我进爸爸的房间，妈妈走出来了，脸色苍白。她一边在浴缸里浸泡毛巾，一边对祖母说，医生估计危机会在夜里来临，如果爸爸能挺过去，那他就会好起来。现在给他敷上冷毛巾，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希望。会发生什么呢，爸爸会不会挺不过去？我无法想象，爸爸会立刻死去，永远不在这个世上。我躺下了，长时间地凝视着黑暗，它从未屈服于光明。我的爸爸在危机中幸存下来，因为他很顽强，曾当过童子军。两天后，他已能站在浴室用剃须刀刮杂草丛生般的胡子了。

我们住的那栋别墅，除了房东太太，还住着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再有一只狩猎犬，它有一个老套的名字，叫罗德，至于那几只虎斑猫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花园里一些鸟在筑巢，主要是黑鸟和画眉。这是很奇特的：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看似有无限的时间，可以花整个钟头来观察黑鸟怎样长时间地在草坪上跳跃，直到它终于从地上啄起蚯蚓，衔着飞向那隐藏在茂密杜松灌木中的巢穴；也喜欢看邻居家的黑色棚顶落下雪花时，好似黑色双头怪物在贪婪地吞食，突然